



南澗甲乙稿卷十五

宋 韓 元 吉 撰



記

浦城縣刻漏記



古之觀天有二道歷以應于時也漏以應于歷也嘗攷
之詩春秋諸侯之國不得為歷而得為漏蓋歷者所以
參天地而成四時此君人者之事也故春秋書王正月
漏者所以正晨昏之度為朝會起居之節而已故挈壺
氏不能掌其職則齊譏焉今郡縣實古諸侯比也朝廷

每以嗣歲頒正朔于天下而郡縣之間更籌取具無刻漏之器者多矣浦城縣號閩之望其地視子男爲侈異時樓觀雖設而刻漏亦不能備夜行者窺星趣事者候雞風雨冥晦則居若瞽瞍然爲政者往往視爲不急也吾友趙君益卿來宰是邑銳意成之浮箭視刻率如古制書來告曰器雖微然所以示民者亦足以知信子爲記之夫爲政之道貴不欺于民不欺之先要在一其視聽今郡縣之間于所謂晨昏之節者已不能一民之視聽而況于他乎使今之示于民者舉如是之信雖古之

爲政者無以易此也是道也今之所忽而古之所重益卿不習于今之忽而趨于古之重則旣知所先後矣其進于古也優哉予樂其有志于古也因爲之書紹興二十五年七月旣望潁川韓元吉記

淡齋記

紹興二十四年予始識吾季真于信陽愛其溫然之文挺然之姿將有以世其家也旣而謂予曰吾嘗以淡名吾齋吾自求其說不可得也子能爲吾言之乎予笑曰子能言而不言者也而吾可以不言言之乎夫天下之

至美者五味也至貴者五色也嗜于口而悅于目雖吾
不異也醴吾知其爲甘醴吾知其爲鹹醴吾知其爲酸
薑桂吾知其爲辛至于泊然而無味者非子之說乎青
黃者吾知其爲黼黻紅紫者吾知其爲綺繡至于混然
而無色者非子之說乎故泊然而無味者水之謂也混
然而無色者太虛之謂也今夫水流爲江河發爲井泉
挹之瀏然以清激之鏘然以鳴投之五味而隨所入焉
而水之質蓋不可名狀也人見其味之泊然也遂以淡
歸之今夫太虛大而寓于天地小而限于一室山嶽室

之而不爲盈穰益貯之而不爲幽間以五色而隨所寓
焉而太虛之質蓋不可名狀也人見其色之混然也遂
以淡歸之且彼其能受五味而納五色者豈不以其質
之不可名狀歟使其定而不易則酸者不可以爲鹹而
青者不可以爲黃矣君子之于道也內以存其心外以
應于事雖酬酢萬變而無留焉者是亦將泊然混然而
後已也夫惟泊然混然故隨所用而無不可然世之爲
是說也苟以爲無嬰于名利而不湛于嗜慾泛然與世
不相町畦則亦不足以獨立于萬物之表是猶畏夫五

味之泊五色之雜者也由是之說也雖朝汨于五味而暮雜于五色固未有害彼其明于體而未達于用耶季真曰然子之說信辯矣吾將寘于壁而徐思之子其以爲是記

建安白雲山崇梵禪寺羅漢堂記

閩之爲郡八一水之分上下有四下州之民習王氏故俗奉佛惟謹至上州雖佛之徒未知有佛也建炎初盜起上州民四鬪亂四郡之境蕩爲炎埃而下州獨帖帖無事因相與訾病以爲是不奉佛之應自兵火事熄上

州之民鮮不畏禍而佛之徒頗知用其說以警懼動化其俗凡所以奉佛者相視出力惟恐其後無幾何用事者斂佛寺之餘以佐縣官由是佛之徒復睨其居如傳舍然蔑有興事赴功之意白雲在建爲望刹異時以禪學著見號爲宗師者閱數世久敝不舉紹興二十六年僧惠琳主之乃嘆曰閩于天下僧籍最富今衰死殆盡吾將製五百大士之像使是州之民知雖無僧而有賢聖者存豈不助吾教哉蓋左文林郎葉薦宋穎實爲之勸二年而告備又爲尊者十八附其旁佛之會峙其中

費金錢百萬餘闢堂而居焉求予文爲之記予笑曰宋
穎蓋儒者也儒之道不語怪以惑民不取人以自利今
是像之設不惑民而自利耶宋穎曰不然凡吾州之民
樂爲之者以其有遷善之心也琳之志所以有爲者恥
其徒之安于陋而不振也天下之事能不安于陋而振
以有爲俾民遷善而樂爲之是豈特佛之徒也予于是
愧其言然予嘗遊天台至石橋愛其山林之幽深泉石
之峻潔以求望見所謂方廣寺者而神光鐘磬之異好
事者往往能道之則五百大士之神其庇廕于世有不
可誣宋穎今爲台州從事蓋一造其地以吾言招之于
此方之民宜有以慰其意者矣

隱靜山新建御書毗盧二閣記

並江而南自建業歷姑熟其山之著者曰隱靜介于句
曲九華之間初無奇形異態以峻拔表見于外而澗壑
透迤草叢木茂五峯錯立如高人勝士超然迥出于埃
蓋非世俗所得而有也山之寺曰普惠棟宇宏麗佛事
煥列足以稱其山寺之長老曰妙義大師道恭當乾道
三年住山二十有四臘矣禪學疏通而持律嚴甚足以

稱其寺恭之始來也寺既圯于盜因撤而新之築大殿
植二樓峙傑閣于南闢丈室于背周廊重廡環室數百
無一椽一桷仍其舊者恭嘗自嘆以爲積此歲月其志
願之力粗已伸矣而寺故有閣藏三朝御書百有二十
軸規制卑陋不足妥宸章寶墨之重客過而問之恭則
慄然曰吾敢後此哉是以度天子之書非有朝命郡邑
之請懼不可爲爾可自爲耶可自爲今爲矣于是鳩工
庀材夜以繼日歲十二月乙未閣亦新焉先是閣之建
實嘉祐三年郡人郭祥正爲之記謂其甲于寺屋也乃

以卑陋易之則其興造加于舊率可知矣明年三月告
成恭來言曰以楹數之從衡爲七十四楹以尺度之高
下爲七十尺中以度御書後爲複閣以安毗盧遮那之
像左右飛閣道壁湧千佛欄楯四合可以周旋瞻望作
禮圍繞在我教中毗盧遮那廣大樓閣等一切處使昧
者于此不勞彈指同入如來大光明藏而雲漢昭回炳
耀大千實我導師矣願併記之蓋宋室至太宗皇帝悉
平僭亂章聖登封降禪以告成功仁宗偃武修文躋于
極治萬幾餘閒始得游意翰墨三聖奎畫在世爲多高

出唐貞觀右頒之天下以鎮夫名山川惟隱靜以梁慧
嚴師杯渡道場獲受此賜建炎初賊張琪巢焉書以僅
存是有神物陰拱而護之今道恭典治此山能竭己力
美輪奐以侈上施又崇像設益闡其師傅用錢凡四百
萬積工凡萬一千有奇而佛像之費不在焉志勤而意
廣誠可嘉者嘗讀華嚴攷所謂善財童子求善知識自
妙峰極海岸國展轉南行蓋百一十許最後始登毗盧
大閣方能了知一切莊嚴自在境界然是童子初入胎
時七寶樓閣已現其家乃見世尊逝多林中重閣故在

而山巔水涯城郭市肆人天仙鬼諸聚集相奔走殆徧
是遭文殊調劇不悟自今回觀可發大笑恭之不起于
坐旣已莊嚴佛土矣而最後因緣猶示此閣善財不生
彌勒未見將與文殊義爲同異必有能辨之者特以御
書在焉則甚大而光明矣道恭笑曰然所以求子而記
者此也遂書以爲記

敦復齋記

人之居凡旣往而歸謂之復其于物凡旣失而得亦謂
之復是復之義皆返其故而還其初者也人之所以爲

人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其必有自矣在人者求諸心在
 天地之大豈其無心哉日運而星飛淵旋而岳峙四時
 變化莫有窮盡天地之心固未可識以吾心所存焉者
 而求諸天地則亦不外是矣易于坤之震曰見天地之
 心而其卦曰復以象而言則陽剝而反下也以時而言
 則陰盡而陽生也以數而言則千百未形而一見也是
 卦也既不可以為陽又不可以為陰非復無以命之豈
 一陰一陽之謂者歟固哉先儒之說曰天地以本為心
 寂然至無者其本也夫天地之心固寂然而至無則天

地亦幾于息矣故無之說興釋氏乃以空擅其宗學士
 大夫未有不從而惑者也自大而媿于細自精而流于
 粗自明而躋于幽自常而極于變窮天下之辨而未足
 以喻昔者聖人故未嘗言焉其言者子思孟軻也子思
 孟軻之言出于不得已而聖人所以未嘗言者懼夫後
 世姑以吾言為口實將無所自得云爾復之六五曰敦
 復無悔而其象曰中以自攷夫復至于敦厚而不薄則
 真積而不已者也其無所悔則自質其中而知其得者
 也故曰復以自知然則果何事哉就其可見者謂之仁

合而言之則謂之道是以六二之鄰于初則曰下仁六
四之應于初則曰從道蓋仁者道之幾而道者復之本
也故聖人之告顏子以克己復禮為仁之要夫難勝者
己之私既克者禮之復豈吾所謂既往而歸既失而得
者乎雖然復不可過也過則迷矣迷則罔念而狂者矣
苟不溺于無也不陷于狂也則聖人之門其庶幾焉丹
陽陳晞顏雋傑而有文力學之士也名其齋曰敦復以
志夫自攷之意而求予言以記顧余何足以進此然竊
嘗聞之聖人之學自治其一心則推而至于治天下本

末先後初無二致故復之不遠則以修身復之既迷則
足以敗國自異端之肆也亦曰治夫心者而其說猶以
一身為可外況于所謂天下國家孰知可離則非道也
今晞顏亦知攷于中而自見矣其毋入于異端以務施
于天下者則晞顏真顏之徒也乾道四年二月潁川韓
元吉記

大理寺獎諭赦書記

乾道四年秋霖雨不止有詔大理繫囚毋得決將親慮
于廷先是夏五月皇帝御崇政殿錄繫囚有司用故事

僅以一二見上顧嘆以爲文具欲革之粵七月己丑罪
無小大命脫桎梏殿門外咸見于陛玉音宣昭恩以次
降和氣盈溢天宇開霽蓋仁聲一日被四表矣而臣某
甫以愚陋待罪廷尉退而與其屬仰聖天子威命下逮
夙宵祗懼思率厥職凡獄之政罔敢愆其蔽罔敢弗時
以奉承德意罔怠又旬有六日寺之獄始得以空聞越
三日而璽書被焉臣等下拜驚媿此陛下留神庶獄休
澤所致且函表敘慶臣子常禮乃闕弗俞尙惟何功肆
有以寵嘉之然臣等嘗讀大易得獄之道四蓋噬嗑以

用獄豐以折獄中孚以議獄旅以不留獄皆本于離而
行于巽離爲日而巽爲風日者君之明而風者君之命
也繇人君躬明德而推信令故其下得以審克之則獄
之不留何有焉洪惟陛下以文王之明備成湯之信總
攬權綱南面而治旣取諸離憂勤萬幾日昃不暇而發
號施令巽以申之用能清問未旣于法官陰沴潛消于
寓縣囹圄遂虛繫自茲始天且不違而況于人乎在書
有之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
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臣等不佞典時

泉事奚足贊刑措之治于萬一然則整六師以復禹迹
俾四夷率服者斯拱而見之矣欽誦訓獎有榮耀焉敢
不昭示萬世而列諸石具位謹記

崇福庵記

古者葬而不封蓋遠之也中古而降則旣封矣然墓而
弗祭也成周之禮則祭矣故冢人祭墓爲尸然未有守
也其曰守墓禁與墓大夫之職皆典其禁令而已兩漢
而下守墓之家始有聞焉夫葬而封封而祭祭而守豈
後世之俗寢不逮于古歟亦曰禮之變而無悖者矣謹

其兆域之原護其松檟之殖易其廬而屋焉假人而掌
之子孫歲時必至而不敢忘聖人復起宜有取乎此也
自浮圖氏之說興士大夫之家欲守其墳墓者率致其
徒國家著令從而許之其爵算有不得命爲寺則亦自
築精舍選擇一二而處焉以爲較之丁壯而無妻孥之
累潔齊寂淨庶以嚴乎鬼享也天下之俗幾何年哉祕
閣修撰韓公之爲都大提點坑冶鑄錢也當紹興之十
五年請于朝曰所領凡九路不可以謀尺寸之產惟母
太碩人鄭之喪未葬將卜地于信州上饒縣詔俞之于

是兆于明遠鄉禪寂院之東山無幾何公使于蜀又帥于夔而不幸捐館舍紹興之二十年其繼室李夫人奉公之柩耐窆焉越五年于墓左始爲屋數十楹以處淨圖氏者又十有三年益大葺之範金爲鐘樓居其上門闔室宇以備以嚴視佛廟之規雖微而體具始山未有泉庀工之日斲土而泉湧已而有露降于墓木而甘夫人慨嘆謂其有物陰相之也因名曰崇福庵買牒而度爲僧者三人買田以贍夫僧者踰六十畝蓋韓氏家許昌渡江而南墳墓旣不可族矣修撰公蚤以才譖自奮

歷尚書郎宣力四方隱然爲時吏師而不得世其貴以盡發其蘊平生未嘗營產業僅克有地以葬其親而身沒數千里外取二猶子子之繇夫人而後家道立夫人間關東歸旣教其子以詩書而躬布衣糲食翛然自得以從淨圖氏之學凡舍宅之外悉捐其貲以爲是庵嘗曰吾夫之力所不及者吾以一婦人之力閱二十寒暑而卒成之修撰公諱球字美成于某爲祖父某寓于信親見夫人遇事有法可以爲難故爲道禮之變且述夫人之志以示後之子孫俾知孝云乾道四年十月右朝

散郎守大理少卿韓某記

婺州貢院記

淳熙四年秋七月丙辰婺州貢士之院成太守祕閣修撰李公書來請曰椿之始至郡也會詔書以是歲興賢能之士而校藝未有所前太守敷文閣直學士張公津嘗鳩其費且留以待椿也椿以多病之餘顧其政之不暇懼無以爲矣旣而鄉老士子咸以爲請而七邑之大夫又謂爲助于是取于帑廩之餘合以屬縣之力而通判州事趙君彥丞奮然願督其役起于三月壬子僅

數月也今幸而集焉凡爲屋三百六十有四間培薄以爲高列砥以爲平廊廡四闢堂舍環列蓋無一弗備觀者懍嘆以爲面勢之雄偉規制之穩密自浙而東所未有也敢自以爲能哉斯鄙人之志諸大夫之勞同事之敏前二千石之賢以遺于我而適臻茲爾抑又聞之君亦嘗爲是州實基此也故郡人願得君之文以識其始末則何如某于是拜而不敢辭曰古者養士于學以爲絃誦肄業之所選士于宮以爲賓射揖遜之地有故常也自隋暨唐以文決科國朝又加密焉重扉布棘羣試

于有司賓主肅拜以就研席究其經史詞賦之習質以古今當世之務引毫伸楮使其志氣有所感發才思有以攄盡非居處閔傲庭陞顯設殆不足見朝廷招賢之美諸侯待士之恭矣惟東陽郡置自吳寶鼎之初稽諸星躔上直須女故其俗工織紵而身組紉物衆地廣中興則爲輔藩德教所及風化所被俗變以文三歲之舉至五六十人豪傑相望公輔踵出足爲東南之表儀異時試者寓于僧廬褊陋局隘弗稱是邦之大淳熙改元春某濫膺左符歲適有秋鹿鳴旣歌深有愧于俊造之

論始得爽塏于郡城西南隅負巍峯俯大川廢摧酷之場徹二廨以廣之工築方興而某易守建安矣逮張使君來經營未幾又移帥于越而去今李公之至也寬以惠其民儉以率其下凡事宴游而飾廚傳者一切不務計吏將登棟宇是亟故斧斤之聲未聞而丹雘之施已具問于其境蓋有弗及知者則其無煩于人不擾于物爲可見矣且推而不居猶有逮于吾焉夫天下之事不難于基之而難于成之豈特是役爲然哉惟成而不自以爲功則其于事也無難矣昔魯作泮宮史克頌之故

其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言民之無不從也吾意東陽之士懷長材抱素業以奉天子明詔其從公之教益多則遊斯者功名自是以發軔焉必有頌聲以述公之美政惠愛又何俟于吾文雖然不可以無傳也故百有二十五日之間其工與費皆不足書舉其大者以告于後之人云具位韓某記

東臯記

東臯者陶氏之園也陶氏之先自晉始顯而淵明令彭澤高風峻節足以蹈厲一世其詩語文章所及後之君

子喜道之況其族姓家江南本其苗裔者則典型餘烈故應槩見而不妄也茂安實陶氏諸孫始予見其試于學宮聲名籍甚既而佐大農從幕府于淮西猶慷慨有功名之志逮爲尚書郎則已華髮蕭然不復問功名富貴事而間爲予言其所居之勝在興國與郡治其一湖水將歸老焉後數年茂安果自湖湘之使事挂其衣冠以歸又數年則以書來言曰抗湖而東得地數十畝以爲東臯焉東臯中爲一堂曰舒嘯南望而行花木蔽芾以極于湖之涯作亭曰駐屐西則又爲蓮蕩小閣挹湖

光而面之餘可以爲亭爲榭者尙衆而力有未及也力之及者名葩異卉間以奇石而松竹之植稍稍茂益矣至于山光之秀列湖波之演迤風日發揮四時之景萬態則亦不待吾力者也吾雖老矣得以朝夕自逸而時與賓客遊于其間往往愛之不忍去獨憾予之未見也可不爲我記之乎予曰夫世之所慕于淵明者非特其去就可尚也惟其志意超然曠達適于物而不累于物有所得者焉莊子曰山林歟臯壤歟使我欣欣然而樂歟且山林臯壤非世俗悅于耳目者也所遇之樂不自

知而發故雖樵夫漁父負薪鼓枻歌聲若出金石而況于賢士大夫得之者乎今茂安世之賢士大夫也脫跡于名利之場休心于寂寞之境是宜得其樂而自附于乃祖以榮其歸而予方奔走于朝市聞茂安之風蓋已堪愧而茂安乃欲予文以道其意亦俾予知歸之有不可緩者歟嗟乎予固未有茂安居之勝也異日倘遂其歸而耕于靈山之下千里命駕以訪茂安于東臯相與植杖而耘詠歌歸來之辭舉酒道舊以謝湖山之美庶不爲淵明之羞矣夫淳熙四年九月潁川韓元吉記

崇勝戒壇記

佛刹之在江左莫先于金陵之瓦棺寺蓋自東晉興寧二年移陶官秦淮之北而以其南舊陶地施僧慧力以爲之寺或曰瓦官謂陶官也後訛以爲棺爾又曰昔有僧誦法華經者以有虞氏之制葬于城隅而蓮華生其上故寺以瓦棺得名然莫可攷也攷之寺記晉武帝寧康三年始建戒壇唐貞觀二年造閣三成高二十五丈挾以東西二閣通十有九楹爲一方雄傑之觀其後閣壞于南唐又新之號吳興閣而寺名昇元宋有天下易

昇元爲崇喜閣亦燼于火太平興國五年更錫崇勝院額戒壇在焉建炎渡江兵寇雜擾寺宇無一存者紹興之十九年也有寓僧福濤慨然欲復之而寺基廢爲軍營曾慈濟大師初政以慈恩教法自北方之漢曰吾教江南未有傳也間智者大師嘗講正觀造疏鈔于此則此地宜爲講席久矣相與廬其側以告于有司請于朝得其地纔什一也施者漸集而濤遽化政主之餘二十載悉力營焉凡殿宇像設與夫講授之堂棲息之室庖漏庫廩無不備具乃致院事以付其徒甲乙傳之書來

請曰初政幸未死得以了此寺緣也願有以記其始末
頃予將漕江東見其營繕之勞工築之力而志之不忘
也以為佛之徒能堅忍不拔期于事之必集如此然予
聞佛之說以空為宗以寂滅為樂以身為偽以諸相為
妄故雖垢衣乞食坐臥不過桑下而能神通變化一光
明中臺殿寶閣彈指悉現以起人敬畏之心示其莊嚴
佛土而已後之讀書者不解佛所說義乃欲竭人之力
窮土木之工以崇飾塔廟效其髣髴然神通示現者無
方人之土木者有限故言治者詆以為生民之蠹而事

佛之實固不在是也今慈濟師則不然惟以講演妙義
動化一方隨其志之所遇與施者所可及而使荆榛瓦
礫之墟復為道場清淨之域規制僅足不侈不陋亦建
大閣崇且百尺造為千佛以五時教法寘機輪之藏遠
近從學持鉢而食者動溢千指其視正觀昇元寺宇之
舊若三千大千世界一納毛孔而四方上下隨處各異
又如四大海水入一蹄涔而魚龍蝦蛭遊戲自在不知
是大是小是同是別也師聞之曰是中安有大小同別
耶曩者仁宗皇帝賜一寶珠徑大四寸鎮在戒壇前日

劫火洞然此珠不壞照耀虛空如揭日月又顧長康曾于寺室手畫金粟如來之像號爲神妙吾得舊本刊置壁間有人如此入吾寺門受其足戒能于寶珠恭敬作禮諦觀審見此寺八百年間無成壞相隱然常住況于經營建立比量大小作去來今何有是處欲解斯義往問金粟或說半偈當能了之予笑曰諾因爲之書淳熙五年五月具位韓某記

古文苑記

世傳孫巨源于佛寺經龕中得唐人所藏古文章一編

莫知誰氏錄也皆史傳所不載文選所未取而間見于諸集及樂府好事者因以古文苑目之今次爲九卷可類觀然石鼓之詩退之則以爲孔子未見不知所刪者定何詩且何自知其爲宣王也左氏載椒舉之言蒐于岐陽則成王爾秦世諸刻子長不盡著抑亦有去取耶漢初未有五言而歌與樂章先有七言蘇李之作果出于二子乎以此篇數首推之意後代詩人命題以賦者若韋孟尚四言至酈炎乃五言也夫文章遠矣唐虞之盛賡歌始聞魏晉以還制作逾靡學者思欲近古于是

南浦甲乙稿 卷五 其有攷焉惟訛舛謬缺者多不敢是正而補之蓋傳疑也淳熙六年六月潁川韓元吉記

兩賢堂記

並江而東行當閩浙之交是爲上饒郡靈山連延秀拔森聳與懷玉諸峯巉然相映帶其物產豐美土壤平衍故北來之渡江者愛而多寓焉廣教僧舍在城西北三里而近尤爲幽清小溪回環松竹茂密有茶叢生數畝父老相傳唐陸鴻漸所種也因號茶山泉發砌下甚乳而甘亦以陸子名紹興中故中書舍人呂公居仁嘗寓

于寺公以文章名于世而直道勁節不容于當路者屏居避謗賚志以沒上饒士子稍宗其學問雖田夫野老能記其曳杖行吟風流韻度也後數年故禮部侍郎文清曾公吉甫復來居之二公平生交俱以詩鳴江右適相繼寓此而曾公爲最久杜門醉詩書以教子弟或經時不入州府不問世故好事者間從公遊談風月爾公亦自號茶山居士若將終身焉會朝廷更庶政一時端人正士始得進用而呂公前已下世莫不惜而哀之公起爲部刺史遂以道德文學入侍天子蓋退而老于稽

山之下而上饒之人稱一時衣冠師友之盛及二公姓
字則拳拳不忍忘寺之僮奴指其庭之竹則曰此文清
公所植也山有隙地舊以爲圃指其花卉則曰此文清
公所藝也一亭一軒愛而不敢動曰此公所建立或命
名也主僧敦仁者言少年走諸方侍其師清于草堂清
每與其徒誦二公詩語且道其禪學之妙敦仁竊聞之
以謂非今世之人也不意遊上饒及見二公于此寺今
旣叨灑埽之職矣俯仰踰三十載思再見而不可得也
將虛其室繪二公之像事以香火而祭其諱日焉于是

榜以兩賢堂而求爲之記夫自中原隔絕士大夫違其
鄉居類多寄跡浮圖之宇固有厭苦冀其速去者矣未
有能知其賢旣去而見思也在詩有之蔽芾甘棠勿剪
勿伐召伯所茇說者曰茇之爲言草舍也召伯聽斷于
棠木之下而民之被其德者思其人敬其木不加翦伐
云爾今二公之寓室殆亦茇舍之比也然非有聽訟之
勞及民之化而敦仁又佛之徒豈能盡知吾儒之事與
夫賢者之詳乃尊敬愛慕不已至祓飾其居以爲二公
之思而祠祀之使二公也得位以行其志則所以致民

之思者豈不足侔于召伯哉雖然世之爲士者見賢不能慕旣去而忘其人聞敦仁之爲過于堂下亦可以少愧矣夫淳熙六年七月具位韓某記

信州新建牙門記

信之地勢來自靈山中道石起如龍鱗鬣隱現至郡而伏以赴于淵前山品立如覆鐘釜水渟若留懷玉高峰出艮隅森植猶束筍故老相傳得陰陽之勝雖宣和青溪之盜建炎寇攘雲擾皆莫能犯其地而郡治巋然獨在然南有牙門而不爲觀臺僅成一樓與縣之庀敕書

者比閱歲旣久瓦腐甍圯楹桷摧朽殆將壓焉淳熙之七年也莆陽林侯枏由中祕書來莅茲郡旣再歲矣侯之政一以儒雅緣飾簡易而不煩士民安之歲適屢登因以餘力大治其城壁與其四達之門猶于牙門蠱敝未之議也民相與言曰吾侯宜爲此矣然距其捨我之日不數月則奈何侯聞之歎曰古之君子所寓之舍猶必葺于一日也況公宇乎吾雖不敏尙能爲爾成之好事者則又曰州遠于山而附于水乏土不可斷也前人未能爲之觀臺者不以是耶並庾有堆阜侯呼庾吏問

曰平之無傷乎曰庸何傷侯笑曰土于是焉取之衆謹
然大服乃以七月壬子遂興其役增卑以爲高撤故以
爲新凡畚鍤斤斧之工悉厚其直蓋無一斂于民者踰
兩月告成臺崇十有六尺樓其上又二十尺左右爲兩
夾樓而閣道翼焉不侈不陋適其地形之宜士民德侯
之深偉侯之績而惜其將解印綬也願有以識之夫門
闕之制尙矣自天子至諸侯所以出政令時啓闔肅賓
師一也下觀而化于是乎在故雉門兩觀之作書于春
秋而漢儒記禮乃以爲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

惟魯以周公之故用焉然攷之大雅則臯應二門之築
亦周爲諸侯之時其因于商者可知故其詩曰迺立臯
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且伉之爲言高也將
將爲言嚴正也豈諸侯之門必高且嚴正然後應于禮
歟國朝著令門廡藻楨之施莫不有制惟郡之正牙門
得用重屋立臺而設鸚覆甌其制特異蓋揭鎮名建旌
牙其上鳴笳伐鼓以令昏旦者視門以爲表非其舍宅
比耶信之爲州四百二十有三年矣其地控閩粵鄰江
淮引二瀨隱然實衝要之會山川秀發人物繁夥異時

多士之雋屢冠天下而幸輔之出間亦蜚聲名立事業其風俗興起固未艾也今林侯舉久隆之典克合于古斧藻面勢有光輝焉非若汎然樓觀登臨之美以爲執事者遊覽之資而已雖然侯之車旣攻而馬旣駕矣不懈以思不惑以移斷然圖之而不日成之以徇其民之願欲則侯之中所存與其所操執者天下之事何往而不可爲哉某方卜居郡郊見其民之喜而嘉其事之能立也因爲之書

雲風臺記

一人之情鬱則思舒局則思放底滯則思高明夷曠之適古之人作囿以游築臺以觀否則之山林而託焉雖仲尼之聖猶登泰山而臨呂梁也豈不若是將無以寓其情耶然君子務以適其情而未始縱其情務以適其情者不過避喧以習靜升高以望遠俾山林阜壤接乎吾前而塵垢糝糠不溷吾中而已永嘉黃使君堅叟鄉昭武也其居一榻之外無所遊覽久之得舍北地數畝規以爲囿面山者爲堂面竹者爲亭作室于花間置檻于溪涘則旣有名之佳矣而昭武之南山最爲奇秀聯

屬如屏障其西則君山遠在百里之外聳直倚天城之中有山號登高熊踞而虎臥林木蒼然大溪絡其下東北諸峯合還四出堅叟築臺而望之其崇僅尋丈也凡一郡之山無逃焉書來請予名予少嘗寓昭武與堅叟遊其山川勝槩歷歷可想則以告之曰韓文公詩有云東堂坐見山雲風相吹噓子之爲是臺也以山故耶山之狀不可以名盍試以雲風命之何如堅叟喜曰雲之與風卽山之自出也今吾老矣仕于四方得郡而將行顧未能終耕里閭而惟徜徉花竹之陰因臺之成披襟

矯首以睨夫雲風之去來當其滃然之奇濔然之清以蕩吾目而觸吾懷吾之樂則無盡而君亦何自知之乎予曰予固不得而知也蓋嘗思之以堅叟之才遇事有立自爲州縣官官聲卓然宜其蚤獲用于世而婆娑晚境猶爲天子守千里之地于海隅其所設施雖未爲不遇然而嘗聞之古之賢者每以致身功名之會則爲依乘風雲今聖明在上羅天下之士以清中原而復太平之業則夫雲集而應龍翔風薄而萬竅怒子之功名得無其時又何蹙縮于此乎堅叟謝曰吾豈爲是也君旣

名之則亦書之將以示吾鄉之人以無忘君之言于是書之臺上淳熙七年十二月潁川韓某記

風鶴樓記

樓在合肥淮之南故秦九江郡也至漢孝文析其郡又爲廬江實今西路也自春秋季年吳嘗會于橐臯而漢封淮王皆社于此及孫曹紛爭則以合肥寓揚州之治築爲新城晉人扼淝水以敗秦師周世宗厲兵正陽攻戰于紫金山下遺跡具在故今廬州形勝腹巢湖控渦潁膺濡須枕濤皖隱然爲用武之郊置連帥以總兵民

厥任重矣乾道初詔遣大將暨建康留鑰之臣同視廬城浚其溝隍增其甃埴益固以堅乃營田以寓兵列戍以衛民由是帥守之寄尤遴其選淳熙八年武節大夫延侯璽來鎮是邦屬歲旱荒流徙塞塗公私眊眊侯內撫飢羸外弭寇攘整財治軍準繩有度官吏協和民庶安輯其明年秋政成事簡益求所未至葺而更之會大雨水暴注兩市橋壞伐木于山以濟病涉又訪州之賢哲故象廟而享之以興起其俗于是民服侯之化知所後先惠而不擾忠而能力也相與言曰吾侯勞于我矣

宜有以佚之先是州廡之背有臺號熙熙爲歲時登臨
燕樂之所久廢不治蓬生而土圯願復其舊以紀吾成
以侈後觀侯則謝曰臺固美矣其可爲樂乎然民之幸
相與也其取橋之餘材臺之舊址因農之隙卒伍之暇
爲一樓以望四郊雖不敢效前賢籌邊之作而驤首縱
目慨然俯仰以無忘聖君顧憂庶思效吾職者則猶可
哉其冬樓旣成因其郡佐來請記之而問所以名者予
嘗行燕趙魏之野有感于戰國之事蓋城堞相望二三
百里坦坦而近非有高山巨川之阻而迭爲長雄勢莫

相下世則以謂兵爲險也然兵固自若亡慮常數十萬
以樂毅廉頗用之則強以龐涓趙括用之則敗是豈在
于兵特以人爲重焉及觀謝幼度之戰正今合淝是時
晉之渡江餘五十年西北勁兵梟騎寧有在者而能用
吳楚之人以破其百萬之衆至聞風聲鶴唳以爲王師
豈天之助者耶亦人力爾今朝廷視淮西幾河朔比也
以爲長城以爲北門匪文武之英智略之士疇克任此
而折衝厭難俾數千里之地旣庶而教習于技擊而隱
于耕鋤蓄憤養威不勝從軍之樂而務爲安強如侯之

用心豈易云者夫幼度遠矣方萬竅之號九臯之鳴聞于天外功名之士蓋有起舞而歎者今遂以風鶴命之亦紀其故實也予雖不獲奉侯之樽俎從容樓上以臨淝水望洛澗八公之山草木依然英風壯氣可想而見後之登臨者識侯之用心其忍忘哉

潘叔度可庵記

物莫不有生而人莫甚于畏其死世以養生爲言者求其氣之所自來而保其神之所可至呼噏運動以規天地之造化曰委形蛻骨可無死也而爲西方之學者從

而謂之以爲人之生皆妄也惟捨其生然後見其不妄者存是謂發真歸元而得以出于死生之外二說旣立未有不奇而信之者雖然彼固有激而云斯可也猶以死生爲累者耶是亦遺人道而慕天道孰知人道卽天道也生雖不捨豈不足以聞道而死何足以累道哉在人猶在天也苟不有見徒自分爾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然則道何自而聞乎又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生何自而知乎易之繫乃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且死生旣有其說矣始之與終殆亦相似而聖人不以其說

示人者欲人之自知也由不能自知故切切然惟他人之說是信目瞪口呿則亦無惑乎異端之言有以入之也自漢以還世之儒者僅能談治道而不能知率性之道于是治天下與性命之原判然爲兩塗千有餘年以道爲何物則又特以爲不過于君臣父子之間禮樂刑政之際所以治天下則然矣而論者輕之曰爾之治天下吾緒餘土苴也而道常在于虛無恍惚之中清淨寂滅之域外夫死生棄夫人事然後足以爲道而儒者蓋亦斂衽避之而不敢問不則撫其近似而求合焉是天

下有二道也盍亦觀夫太極之生陰陽之運萬物之作在天成象而在地成形動靜隱顯莫適而非道則其在我何獨于死生而疑之聖人相授惟精惟一而仲尼所謂一以貫之者曾未之見歟予嘗病世之學者不復知此久矣頃歲閒居嘗與呂伯恭論之今伯恭不幸已往而金華潘景憲叔度從伯恭游最久而密者也篤信好學旣連喪其室人買地于金華之別麓號葉山以營其二內之藏而虛其中央以爲他日自歸之所築室于傍因以游息而語其鄉人曰吾非以厚死吾之生亦在焉

與予之說似合而伯恭之友朱元晦以聞道之意名之曰可庵而叔度自名其前之堂曰退老取伯恭之言以名其後之室曰共學左則曰庶齋右則曰省齋二齋儲書且萬卷以待朋友之習市良田百畝以爲講習聚食之資而積其餘以贍並舍之百家歲稱貸而給之曰其倉曰友助省齋之南有堂曰明極以伯恭舊以名其先人之精舍也亡慮爲屋五十楹規地可千尺用意勤勤若是予兩竊爲婺之守值叔度庵未成不獲一至其處而叔度乃欲予文爲之記蓋潘氏舊居松陽以儒名家

逮移金華而叔度又世其科自謂體弱不任趨走曾未試于仕氣貌矍然而道藝日進距城十里始爲是庵足以晨出而暮返其山水之環密景物之閒曠同志者至亦忘其歸而叔度每翛然自得也夫士大夫耽生而惡死厭常而喜異一爲瑩宇不曰曠達齊物則必覲倖幽冥無窮之福于吾聖人之學率未之究故予追思曩與伯恭所談爲及死生大略皆叔度之欲聞亦以告其鄉之士友俾知叔度之意在此而不在彼也淳熙九年六月穎川韓元吉記

廬州重建包馬二公祠堂記

賢者之在天下其生也有以惠于人則死也亦有以懷其心故雖閭巷匹夫思慕而不能忘敬畏而不敢慢此豈或使之然哉惟其名久而行愈彰身亡而道益著百世而下如一日也故古之爲治者于一鄉之賢一國之望必尊禮而敬事之或不可見則亦謹視其墓域嚴共其廟貌幾若奉其先者非覬其威靈禍福也所以興起其俗而動化其民使知賢者之不泯也宋有直臣曰包孝肅公廬之合洲人也其在廟堂不能一歲而薨而其

鄉人至今祠公于節婦臺下蓋公少以孝行聞于里閭擢第得官不忍去其親之左右喪則廬于墓及移之事君當仁祖朝天下可謂承平而切切論諫有古諍臣之風海內稱其姓位而不名至外夷之族願賜氏以同其宗況其桑梓之地可得而忘之哉然節婦者亦公之子婦崔也始公之子誕通判潭州而卒崔守志以事舅姑公哀傷之甚以爲無子崔則告曰公有幼子尚可棄乎公駭而問所以崔曰公曩所黜媵妾生子于父母家貌甚類公能誦詩書今七歲矣公喜顧其夫人取之以歸

拊之曰汝非崔氏不得爲吾子也及公沒他日崔氏一子亦死其母自荊州來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乃身送母至家而後歸且曰若強我留當殯于尺組之下幸以尸還包氏也旣鄉人上其事朝廷爲賜封邑旌表其門故公之舊宅燬于兵火而表臺巋然獨在號爲節婦臺云因相與塑公像以爲祠凡雨暘疾疫必禱焉棟宇庠陋非所以爲一郡之觀先賢之禮者士民欲新之久淳熙八年武節大夫延侯璽安撫淮西旣再歲民和而政成始徇其欲而爲之寓公之像于中而肖其張夫人與

子及婦于後堂位貌顯設儼如家庭侯則又曰忠肅馬公亦是邦之傑也與公皆家合肥皆嘗典其鄉郡稟有惠愛今俱繪于學宮博士諸生以時奠其墓矣顧其祠久廢是宜并祀而無疑者于是卽其旁規地以建忠肅之祠二役旣興遠近嘉歎棟楹榱桷不日以具旣告成崇扉選宇規制甚備侯躬率僚吏奉而安之老稚駢觀羅拜斂衽如復見二公端委正色于黃堂之上亦可謂不言之教矣乎惟孝肅諱拯字希仁自中丞三司嘉祐末僅爲樞密副使忠肅公諱亮字叔明由太平興國起

家歷事三朝出入侍從判尚書都省以太子少保致仕其位朝本末與崔氏之事有傳在史固不待述而侯乃以廬人之意請爲之記嗟乎世之論孝肅第以剛正敢言辨忠邪詆權倖犯天子顏色以議國本罷內降爲難而其獨歎其初爲監察御史時首言國家取士用人未得其實歲賂繒幣非禦戎之策宜選將練兵以爲邊備此誠知天下大計爲萬世慮者忠肅公智略明敏雖不至枋用然識諸名公于未達自呂文靖田宣簡宋元憲陳恭公而下期以輔相號知人之鑒其裁剴繁劇縱釋

逋負破械脫縛全活誑誤前後千有餘人領麾符者凡十有七善政固多而某獨歎其在長沙日亡命卒剽掠爲患有捕而殺之者吏坐以死公特貸之曰是爲民除害也逮移江寧行次九江屬歲旱民飢湖湘漕米適至公移文守將發以賑民飢不問其可否真識權知變而喜任事者非世俗拘攣之比也今延侯膺一道之寄來治于廬乃追美二公志之大者書而揭諸祠下庶幾士大夫知而慕之不徒紀其歲月而已也淳熙九年十二月具位韓某記

信州新作二浮橋記

淳熙十年仲夏信溪大水浮梁做幾墊郡守朝奉郎錢侯象祖議新之時歲屢歉衆懼費不能給也侯則曰吾非取諸經賦也矧敢斂于民顧吾承乏民上愧無以及民者惟是燕設廚傳之常則加節焉旣踰年矣公費之積或可用于此乎後兩月會子還自宣城郡之士夫逆而詫曰予家溪南吾州之橋成矣前所未有也意他郡之有亦莫及焉且甚異者方閔于雨乃七月庚辰橋將繫之夕雨則大霏四郊之禾盡興遠近呼舞謂將有秋

不特喜夫橋而已也子其爲記之于是相與步其上坦如康衢屹如崇堤廣丈五尺危欄巨艦材堅且良羣行不聞足音疾驅得以並轡信乎可詫也又取其餘舟以杭于南港蓋兩橋爲舟六十艘舟長皆四十有四尺大橋則東西驛道所由出南則趨閩粵焉子睨而歎曰古者砥石矻木而謂之橋病其涉之厲也後世比舟而梁焉蓋所以濟不通也故雖盟津之險長淮之阻國朝爲制庀在有司凡州縣之濱于巨川者得用爲法然或爲或否君子常以是爲觀政非甚力之不足則亦志之有

怠云爾信在江東爲衝且巖邑也力固不能甚富而當官之怠間未免焉異時爲是橋者必資于民頻易而屢敗政和中有縣令鄭畋始市田爲之助然不能二百畝水旱猶半焉淳熙改元前吏部侍郎趙公汝愚爲州旣新之矣風雨漂搖濤波蕩激歲纔十周舟已復壞今錢侯之舉也當賑飢拯旱之餘惟不憚于暫費而圖其永久可不謂難未占而孚雨以時應人和之感可不謂速真有志而後成哉然役興而吏不譁事集而下不驚則政之無擾于是可見嘗問其費工亡慮五千四百有奇

錢爲六千緡糜賑民粒米之贏殆三百斛較之前幾于參倍則其可久將亦什倍而無疑矣使後之有志者率勿怠而時葺之橋之歲月豈可計耶侯吳越之裔也家世衰鉞而澹如寒素進攝郎省來試是邦以遵治民考功之制故能損二千石之得以自娛者思及于民移豆觴餽餉之悅于外者以資往來無窮之利況其雨之喜正與橋會在春秋之法得以特書故其士夫之請者併以爲喜而士夫之喜卽其民之意也八月戊申記并書

建寧府開元禪寺戒壇記

佛學之徒以寂靜能忍爲心而以勤苦不退轉制事故有斷其肢體以求師授法死而至于更生猶未忘其所營造者用是以崇其塔廟故雖窮山絕壑必得其地而居之而率有成焉豈類于吾儒所爲執德之不回而正固之幹事者耶蓋特用之于其一法爾始予守建寧而城南有大寺曰開元負山面溪形勢雄峙世傳以爲吳大將呂蒙舊居也建炎初火于巨盜蕞而未輯長老僧懷璧住而慨然曰當以試吾願力也不數年則新其大門更其兩廡闢殿庭興寢室輪奐規畫嚴且整矣去歲

之冬又以書來曰寺有授戒之壇吾學之所甚重蓋其誓夫新爲僧者自紹興三十有二年移置于寺而猶寓于方丈之地非天子誕彌之節莫得宣焉府縣之官拜祝其下而壇宇到今弗備乃先捐其平生衣資然後募諸施者且取寺之贍衆之餘合爲之費鳩工庀材甃石三成琢鏤巧極其精製衡餘百尺從六十尺有二崇過四十尺丹髹其楹繪采其壁而左翼軍將劉琮者思子明之功施作佛像其中四大神介冑其隅以爲之衛起五月辛未至十二月而畢亡慮三千緡也而竊欲予

文以記三返而益勤夫閩之八州以一水分上下其下
四郡良田大山多在佛寺故俗以奉佛爲美而佛之廬
幾甲于天下若上州則雖有僧舍類皆空乏不給況殘
毀之餘能從事于土木哉璧舊爲衢信二刹人所欽向
而用心精勤汲汲靡懈故至則成就若此予是以知天
下之事不患于人之不能爲而患在人之不肯爲使士
大夫遇事而有堅忍不拔之志則亦何功之不可成何
業之不可廣也故其有請不復究浮屠之說毗尼之教
以衍詡其徒而以有于吾心者舉而示之然璧亦老矣

聞其築室于山蓋將休焉因爲此書俾建溪之人歲時
嬉遊梅山陸泉之下以觀開元紺宇之盛知其興復自
璧始也淳熙十年五月具位韓某記并書

南澗甲乙稿卷十五

南澗甲乙稿卷十六

宋

韓

元

吉

撰

記

滋德堂記

君子行事未嘗必其報也而天之所以報于人初不可期以久近蓋嘗以世俗論之近者在其身久者在其子孫皆所以為報也故郭令公之貴第其考者垂三十年而漢之楊氏為三公者數世其理則一而人人遂以百年之報為遠曾不知于天地之大亦朝暮爾然古有言

曰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夫活千人猶有其事也不幸而無所事何用見其德哉聖人之事天則曰作善降之百祥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舜之徒也則善者果何事也嗟夫今世之所謂善鷄鳴而起匍匐鬼神者有焉口誦佛老之書者有焉然薰茹蔬戒夫殺食者亦有焉是固未爲不善質其行事則或不然吾意古之爲善有不在是及觀孟子之說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然後知古之事天卽爲善矣何也夫天者善之元也善者道之繼也天旣以性而命我而我以道之繼者事之

則其心與性之存者顧何假于外爲至于能活千人則亦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已哉子少寓昭武買田在郡之東有朱姓萃居一鄉號多賢士時朱君令圖爲里之豪而善不見外循循教其子弟甚力後十有餘年令圖之子欽則登進士第未幾始仕而又以賞更其秩鄉閭始歎異曰令圖之門何以致是耶予聞而告之曰是蓋爲善之報其所以爲善非今世俗之謂爾及欽則將爲縣于巴陵泣而言曰欽則之齒一命而官于建安吾父幸見之矣今遂宰邑以臨于民吾父不及見也悲莫甚

焉歲時得以拜而事之者墓所有堂其爲我名之而有以記之以昭吾父之善俾子孫視而不敢忘也予曰子之先君子所植厚矣鄉閭猶莫得而名而吾何足以知之雖然惟其不可知此固遺子者也吾聞之植德務滋譬之水與木焉其流日以深其枝葉日以盛大故願以滋德名子之堂而以德之說表其上不特俾君之子孫視而不敢忘庶幾一鄉之賢亦敬慕而不能忘也詩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可不務乎淳熙十年正月潁川韓元吉記

易足堂記

楚有士好遊躡衡廬之巔泛洞庭下彭蠡凡林藪之幽川澤之奧無不走也意未云足聞有三神山在東海之中其上多奇禽異卉人之壽而仙者居焉意乃甚慕庶幾可一至也殫其產以治舟竭其力以聚糧沒歲窮年莫能見也恐懼于波濤之淵旣憊而歸里之父老從而笑之曰曩子之志甚銳也吾未可以言焉今其倦矣吾語子遊子獨不見夫吾之居乎依于數仞之丘而闢爲尋丈之室隱几而臥履未始躡乎闕也瞑目而游于霄

中而四方萬里之遠子所未至者也吾皆至焉何哉子
之游者事乎外而吾之遊者事乎內也顧安用僕僕然
東西行爲昔者秦漢之侈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力固
已并諸侯威固已服四夷而惟以其身之未能升天也
旦旦而求之有方士者嘗爲之幻導之而升其所見宮
室之美嬪嬙服御之盛若有以異于人世間也恨莫能
留涉筆而志其墉明日視之則盡己之宮也是何哉由
其心之未舒則縱其耳目之欲者未制故希于外者無
已焉由是而言禍莫大于不知足而富常在於知足況

子以匹夫之賤規規以好游名天下亦安往而後足哉
友人章冠之聞而嘆曰吾非好游者也借是以推天下
之事其不類于游者幾希彼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今
吾有數畝之田可耕數椽之屋可庇矣雖萬錢之廚千
間之廈不是過也豈不爲甚富矣乎邑之士以吾爲可
親賢卿大夫以吾爲可與游開卷執莢而詠焉古今事
物之情舉無所遁俯仰于天地間蓋亦無媿豈不爲甚
貴矣乎故吾嘗自以爲足而人常恨吾之不足特未知
世之所謂既富且貴者其心果能如吾之足哉今吾僅

營一堂矣將以易足名焉則何如夫冠之詩人也與予兄弟交最厚且久其清苦貧窶予亦常恨其不足者而聞其說若此犁然有當于予心遂書以爲堂之記其山川之勝風景之佳冠之必能自見于詩爾予尚何所言哉淳熙十一年正月潁川韓元吉記

竹友齋記

趙彥秬周錫寓于東陽佛舍種竹百餘以朝夕其下名曰竹隱而告于予予曰竹則佳矣美矣然隱非吾子事也吾聞古之所謂隱者謂其時命之火謬而不可以出

也今子以帝族之賢而聖明在上一試而得官再試而暫躓然子之論議卓然益高文辭蔚然益華校今多士之選曾何後齒壯而髮鬢特時有未至而已何遽以隱爲吾將更以爲竹友則何如周錫曰君之語我厚矣夫友者同志之稱也竹之志謂何而人何得以友之予曰古之所謂友者豈惟同志之謂蓋亦友其德也竹之志不得而通抑其德有似于君子歟今夫春而華夏而茂秋而成且實冬而復其根則固草木之常也惟竹爲不然以拱把之姿而懷金石不渝之操以尋丈之材而蘊

松柏後凋之節雖葩卉艷發澹然不爲之遷雪霜沍嚴
挺然不爲之槁依乎山巔放乎水涯氣凌雲霄之上舞
佳月而嘯清風若不復爲世用也逮其用焉穴而吹之
足以爲威鳳之鳴協律呂之和挺而簣之足以障洪河
而庇廣廈薦之清廟而爲籩苜納之金匱而爲簡筴惟
堂以爲簾設几以爲簞總竿以爲箭傅羽以爲箭旅于
菁茅而不爲侈雜于木屑而不爲賤則竹之用無施而
不可焉是其虛心以近道耶今子之未至者時也使聖
人而能爲時則冬起雷而夏造冰矣惟時至然後應則

亦何事于隱乎且君子坐臥于竹陰而吟詠于一室于
懷中之得固亦無異于隱者俟有用而發焉宜無以隱
名也惟竹之德有似于君子故願吾子友之淳熙十二
年三月潁川韓某記

絕塵軒記

貴溪尉舍舊有黃梅出于垣間元符己卯歲廖明略舉
宋廣平之事題曰能賦堂以况尉君曾敬之也明略既
爲之記而晁無咎題其後謂其于敬之遠矣無咎又和
其試茶看花二詩有兩絕塵之句則敬之爲人固可知

也後八十有二年福唐鄭肇之子仁實爲尉于此乃茸
堂之壞而更新之訪梅枿而增培之亦治其東偏爲小
軒寘筆研書帙其間以朝夕坐臥而休焉會秩滿將更
而予因榜之曰絕塵蓋取于無咎之詩語也夫三君子
遠矣廖晁以館閣英名留落是邦曾君以相家子文采
風流號有典型一時酬酢往來歆豔後輩其于廣平之
賦殆有感而發也若夫絕塵之喻則顏子之望于夫子
者雖詩人比興無所不用其意然予亦豈獨爲梅花而
發哉子仁通于學而邃于文學業過人遠甚方從事詞

章之科其奔逸青雲皆自此始故予復感而書焉庶幾
異時爲尉舍之美談也淳熙癸卯十一月潁川韓某記

建安縣丞廳題名記

古者輔相之任曰丞百司九列之貳或曰丞而郡縣之
副其長者亦曰丞蓋丞之名將以翊其上而丞之也郡
丞秩稍高下統掾曹體亦有間至縣則事無大細悉關
丞然長或能率其權不以予丞丞或才復擅其權不以
事長苟異是則必退避畏縮而舉聽于丞遠嫌絕疑漫
不助其長之二者均失矣豈設官共治之意哉莆陽林

智可之丞于建安也而某濫爲之長凡邑之事智可不遺餘力以助吾蓋更聽迭議必至于濟而後已由是相與歡甚脫去畦畛無區區世俗之病故建安雖號劇以某之懦而無譏焉者智可之賴爲多焉智可以其暇日整治其庭廡築堂于南端新城扉之樓以爲臨觀燕息之所既又集建炎以來丞之名氏于壁屬某爲之記故爲道丞之設吾二人相與之好以媿夫世俗之徒智可嘗爲德化令治有聲矣屈爲丞蓋不卑其官如此吾是以等而上之其知所以共治者歟紹興三年十二月旦

穎川韓某記

饒州安仁縣丞廳記

凡天下官府雖曰臨民而棟宇之設類不能逮夫浮屠老氏之舍蓋浮屠老氏其徒務爲夸大旣營其居而不會其費苟費不具則有弗爲規制未備則亦弗已故磨于歲月次第相付州縣之力有不可冀者而士之官居望遷而幸去遠不過三年近止一二歲視之若傳舍然繇絕草創殆無必葺之意始銳而終怠作于前或弛于後非有慨然持不回之志未易舉也國家肇造乾德中

始詔官廨增葺初造對書于新舊官歷其不葺者殿一
選至景德三年又定爲印紙之目廨宇間數旣書其虧
損至添蓋則又曰配民與不配民皆所以防制官吏欲
其不苟而已自印紙之改式也後生不能舊制而官吏
之苟日滋數十年來加之以兵火因之以匱乏官廨不
整尤甚饒爲望州安仁爲劇縣丞爲上佐其廨在縣治
之西面覆盆之山俯玉石之津山水秀異陰陽家以謂
得廬山之一趾然其宇蠱壞久不可居至寓于他所淳
熙十年從政郎韓君歷爲丞始銳意新之懼其費無所

取也先是君之來邑例有迂夫之直君儲之不肯用而
用以市一山之木梁楹乃具而民之輸役庸者亦例有
公廨之入君復不肯用而亦不敢盡廢銖兩積之以陶
瓦伐石且爲工匠之募邑以剩粟助之閱再歲而僅集
其廳事堂廡庖湍廩庫廳備而不陋足以稱其官而民
無一詞以爲擾者吾是以知天下之事有志者竟成而
顧望退縮以爲不可爲者特繫其能否爾祖宗之制于
是可稽而君之廉勤能力于是可見君潁人也于吾族
猶諸父行績學守官箴蓋有家法故不敢溢美以書而

書其實以識于宇下淳熙十三年正月具位韓某記

泰州水門鼓角樓記

淮甸之郊介江而瀕海曰海陵郡其地富魚鹽駢商賈
河流貫城中舟行若夷路其門跨水者三歲久而敝浮
桁以制衝櫺扉以置鑰曾無以示禁而嚴闔閤也錢塘
萬侯以儒雅飾吏事守郡之明年政成而令修乃重理
所謂三水門者且樓其上以臨望四郊之遠民俗喜曰
吾公可謂知所務矣無幾何郡之鼓角樓墊而壞民又
嘆曰吾公其可忘此哉請亦新之侯則謝曰鍾被天子

命守是邦無能也始至之日庫之緡錢僅數百庾之斛
粟纔數十也早暵繼作禱而幸應麥菽旋登稷稼雲委
因得盡心焉兵吏之賦既充歲時之用粗給故方隅無
犬吠之警以鼓舞堯舜之治然城扉之防奸征稅之自
入有不可緩今民之居尙茨于茅葦而守之舍則亦寢
備夏屋渠然以朝夕安處雖一樓未葺庸何傷而父老
相與沓言之賓客士大夫憇憇之曰樓之于郡府臯門
之地也笳鼙之攸在無不設者如日之有眉面之有額
雖若不繫于用而天下不可闕焉著自古也攷其近之

歲月作于紹興之丁巳蓋四十有八年矣由公而遂廢其忍乎于是又以其餘力始爲之樓旣成翼以二塔樓于外遂爲一郡傑特之觀夫古之君子爲政而美者無非以善于民也民之所欲而拒之所弗欲而強之皆非所以善于民者況夫土木之功繕修營造之役雖聖人亦所甚重惟刺史二千石心一不在乎民則沾整辦之譽以銜其風力者有之增耳目之奇以自娛自奉者亦有之下則傷于財而蠹于民適資匠胥之盜竊春秋于門觀之作臺囿之築無不謹者抑以是夫今萬侯之政

則旣善矣澹然不志于功利而蠱敝是去逮及舉事之際不自以爲足躊躇四顧殆有所不得已者至因其民之所願欲然後爲之輪奐輦飛不侈于前不夸于後無一取諸民無一勞其民者用能談笑以底于成推是以往舉而措諸天下可也海陵儒學之鄉吾意其士子必有歌而頌之者將轉而上聞故其規制之略費用之目皆無足以書特書其善于民者以彰侯之用心俾後人其知焉

鉛山周氏義居記

東南之俗土狹而賦儉民嗇于財故父祖在多俾子孫自營其業或未老而標析其產近歲因爲之立法雖曰欲絕異時爭訟之弊而紛紜鬪鬪殊無睦婣忠厚之氣賢士大夫每以爲病也信安之地大牙于閩鉛山又在南孕金青殖寶貨壤厚而泉沃類多大家周氏世爲舒灣人繼遷金陵避五季之亂來家鵝峯之下蓋二百年矣有祠號將軍者最其始祖也系雖莫可譜其曰承志曰誼者皆累祖業儒至處士欽若字彥恭有聲三舍間晚不事舉慕其舅祖里儒劉輝之義嘗曰劉公舉進士

天下第一也作起俗記以詆譏不義之俗其祖妣之毀有二季父而公自以嫡孫而爲之重服買田聚書教養其族之貧者邑令名其社曰義榮是可法爾處士始欲與其伯仲同居而不異籍自以身在季不得專切切爲恨逮其病亟當紹興二十二年六月也索紙書字二百餘以戒其四子有曰吾平生教汝讀書固不專于利祿欲汝等知義以興嫩薄俗爾我病必不瘳汝等盡孝以事母當以義協居勿有異志居舍雖小不足恥田園雖寡不足慮也不能遵吾訓是謂不孝他日或仕不以廉

自守是謂不忠不孝不忠非吾子孫也越六日而逝其
 配虞氏賢而守義慟哭而藏其書淳熙四年其子曰藻
 曰芸曰苾曰芾稍長矣虞乃以遺命陳于民部祈給之
 憑有司方下州縣覈其實又七年藻等益壯以有立繼
 乞曰母老矣官未給憑無以安母心以明父訓于是部
 符于州州帖于縣始坐條令而予之據以昭示其子與
 孫蓋國家之制願以財產不許子孫分割典賣者官為
 給據子孫不得追改也而虞又自請異時子孫或違父
 母命各居異業許外人告而聞于朝省坐以不孝之罪

于是鄉人莫不欽歎而賢士大夫者相與來言求予文
 以記予為之出涕而言曰先王之教以孝弟為本土之
 訓子以義方為先自先王之教陵遲而不振也秦之法
 民不分異者倍其賦而德色于父諄語于母漢興猶或
 有之故歷代以來于族居而義聚者官必旌其門閭復
 其戶租以表厲于眾此無他由為士者徒能誦六藝之
 文以干取祿位而務殖其家不知有以啓導其子孫之
 善意則亦宜乎風俗寢壞而未之或革也昔陶靖節晉
 之高士其稱潁川濟北二賢以戒其子者第以同居共

財爲首唐之崔鄆一門孝友四世同爨兄弟六人皆至
三品史以爲未有也可謂難矣逮我朝至道中南康洪
氏累葉聚舍期功百口建塾館于雷塘以誨子弟太宗
皇帝嘉之賜以御書百軸其弟文舉入謝天子又書義
居之字以爲寵且命之官其子待用遂登巍科非積善
彰明之效也耶夫處士之善世無知者其秉心蹈義于
是可見傳有之制宅命子足以觀士而虞氏故殿中丞
戩之孫年九十矣華顛素裳旣受封邑尚惟保其夫之
訓以勵其子而藻等孝友孜孜克成其父母之志餘三

十年後將弗墜周氏其自此興乎洪惟聖明在上今年
方崇兩宮期頤之慶推恩宥于天下或轉而上聞至道
故事其申賁于巖邑以風動于東南殆無疑矣周氏歲
入不能二千斛內外幾六百指養其偏親時其祭祀給
其嫁婚皆有定式歲又以十萬錢招延儒士俾其幼稚
學禮無缺者儉以足用是可則云淳熙十三年二月癸
亥具位韓某記

雙蓮堂記

聽事之南有地數畝平池面其前古木蔭其上東南諸

峯羅列四出或曰是故爲堂者前主簿撤之以爲今聽
事予始至而愛之思復其舊會予假職事于郡力不果
爲明年自郡還舟行次南山下見大木數十若棟楹者
棄于岸次或曰前郡有命治郵亭西津外材且具水則
暴至而郡亦命止焉予笑曰是其以相我哉歸而謁諸
縣盡得之前所謂堂者橫植四楹不卑不陋始于五月
之乙亥而迄于六月之壬子僦工之五日有雙蓮生于
舍之背遂以名之夫自古以來仁人君子抱其器而不
得施于時守其道而老死于世者蓋非特世之罪也世

方求材而君子不逢其求故在上者歎于無材而材者
傷于不用此豈特人爲然耶方予之爲是堂也廢爲瓦
礫之場鞠爲荆榛之墟過之太息而已而輪囷合抱之
材適皆棄于山荒水涯幾爲樵蘇薪爨之利一旦瓦礫
荆榛者變而爲几席樽俎之勝而輪囷合抱者引而致
于雲霄之上施斤斧被丹雘以逃寒暑而避風雨焉彼
豈取必于人哉是二者適相值以應吾之須而然也而
君子不安其命以俟後之須者亦惑矣嗟夫今龍泉爲
邑二浙之窮處也經營名利者不出其塗出入富貴者

百濟日不... 卷二
三 吳舒惟...
不由其境水行敗舟陸則折軸四望而行綿歷巖險不
數百里不得郡邑而吾與數君子仕焉當其塵埃倥偬
之暇徜徉于茲商天下之治亂道古今之人物已則酣
歌起舞勸酬交錯把酒賦詩以極一時相從之樂彼奔
走勢利者蓋亦願此而不可得于吾之道不既有所處
乎然堂之景物日益佳後來之從事者日益衆爲堂之
計且無窮故一草木之異何足以動吾心姑志其實使
知自吾得之而已于是聞者以予爲知言請書以爲堂
之記

深省齋記

人之心觸物而動動則有感然感人之深者莫如聲故
管絃以合其和金鼓以作其怒世之人蓋有聞鐘磬之
聲而自得其良心以進于道者非鐘磬使然也人之聞
鐘磬者必于僧坊道室由山林之幽寂適耳目之清淨
將以會道而未得惟鐘磬有以發之耳杜子美遊龍門
寺詩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子美平生學道豈至此
而後悟哉時以示禪宗一觀而已是于吾儒實有之學
者昧而不察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夫識其遺忘謂

之省審視其微亦謂之省人能內省其身如識其遺忘
與審視其微則所以存其心者蓋當如何盱江鄧器先
好古博達士也寓居石壁闢室數椽而寺僧日鳴鐘其
上器先因以深省命之是有取于子美之詩者然也吾
聞之君子之于道立則參于前在輿則倚于衡亦何事
求于視聽昔西方之人嘗以誨其徒矣以謂聞則言聞
聲則言聲惟聞與聲俱名矯亂器先之爲是室左右圖
史日與賓客吟諷飲奕談笑議論而浮屠氏之慕其賢
者亦參其間蓋以此說問之當有得句而擊鐘者耶

景德寺五輪藏記

比丘顥寧住池州景德寺有大經藏一夕而火衆皆聚
泣以爲不祥寧獨笑曰是將待我而易也庸何傷寧始
傳法在長蘆能鼎新其棟宇而老子佛乘池人亦敬異
之不踰月果以其願力更爲所覆之殿悉大其舊又爲
藏者五摹諸經分寘其上閱再歲而後成中爲機輪轆
轉運動復以無量金銀五綵而爲嚴飾又以無數幡幢
寶鐸網幔而爲供具珠珍間錯丹碧照耀老稚環觀歎
未曾有于是書來乞記三返而益勤乃謂之曰吾之不

託于文久矣況爲佛之語乎然吾聞之佛經之入中國
重譯而僅傳其雜僞紛舛殆與儒書未刪者同而中國
之學者穿鑿傳會亦不異于俗儒稽古之說也爾之徒
不務其擇而惟取其富又皮而弗讀乃爲是機關技巧
以衒于愚夫愚婦而曰是將運之而與讀無異不幾于
兒戲而自誑哉且在爾之法一已多矣而安用五爲寧
曰不然子特知子之說非知吾之說也夫佛之說爲經
經之設以藏藏之轉以輪皆假名而合者也默而識之
則佛固未嘗有經經固未嘗有藏藏固未嘗有輪使世

之學佛者不以目視而以耳聽不以口誦而以心通吾
之藏信無用于五也然自其五而言之若天之緯星地
之喬嶽與夫氣之行于天地之間者發而爲聲聚而爲
色散而爲味數猶是爾至于四肢之與首也手足之有
指也雖以我身無或異者不知我身動者爲誰有動者
故是以凡夫莫能測知今吾合一臂之力而令此藏皆
悉運轉藏運轉已亦令此經皆悉運轉經運轉已則令
此心皆悉運轉心運轉已一切真經當在何處子見夫
琅函犀軸輻萃鱗委而經未始讀也曾不見夫手臂從

衡雷奔電激而藏未始動也卽動與靜一刹那頃于此
藏中當有能證三摩地者昔有童子聚沙爲塔或以爪
甲畫成佛像而猶許之況吾此藏衆寶所成願力所就
諸經所集人天所護以爲兒戲不亦可乎予曰吾不復
辨也請問爾之費幾何曰糜金錢一萬七千緡爲日月
幾何曰始乾道七年正月迄九年十月其廣若大幾何
曰藏崇二十五尺袤十有三尺四旁者崇減于中六尺
袤則減其半焉施者爲誰曰相仲德鄧居諒而下施財
者也汪彥施經者也工之與民施力者也寺之徒施緣

化者也故願子施以文子曰爾之志堅若此其求無不
獲又若此吾文何吝哉于是施之以爲記

廣教院重修轉輪藏記

信州城北有大寶刹名曰廣教惟昔陸羽卽山種茶泉
乳甘潔草木清潤刹西南隅實建大藏爰以精金合衆
寶色天宮樓臺徧覆其上復作大海激水騰波魚龍出
沒守護其下諸天綵女篋篋笙笛作樂歌舞圍繞其前
此土所有諸佛菩薩真經妙義分卷析軸函寘其中有
主藏神紺面赤髮雙角巖然非龍非妖非夜叉鬼以指

劃口出風雨聲率領眷屬挾持其輪州之境內若男若女凡曰祈禱惟神是依或時江湖舟墮險處出手雲間揀度危急以是因緣多歷年所一日藏軸傾偃自摧竭千夫力不能搖動四衆環觀愁惱怖畏長老懷璧來住是刹以大慈悲出善巧智卽告四衆我有無邊願力重與此藏汝有珍寶及錢穀米當卽隨捨毋作愛恡初以一錢積至千萬曾未幾月藏忽運轉迅如風旋隱若雷動觀者作禮歎未曾有更相謂言此藏前日非有增減何因不動今者何得外相不易運轉如初是大長老必

有幻術使我不知孰能爲我決疑惑網爾時長老笑謂四衆我豈有術非不示汝我觀此藏機牙交關輪輻互設阿僧祇劫未有可壞而其壞相獨在于心心初不堅蟲蝎螻蝻諸濕生類得其間便然其本體莊嚴具在真經妙義元不欠闕我以方便復安其心得端正木補其故處是法藏也猶再生人精神旣還手足自用由此故能運轉不息汝等當知一切世間欲證如來無上妙果非從天降不自地出究竟圓覺皆在汝心以汝真心不能自見雖有八萬四千秘密寶藏充載汝身眼耳鼻舌

同于如來而無如來智慧明了流浪生死如逆風波蔑
 有暫止佛以方便直指汝心若對鏡時自識其面使汝
 法輪觸處運轉亦如此藏圓滿現前汝心本無我法安
 有由心非心悟法無法返求汝心當得自在于是四眾
 同聲以偈讚曰

我觀世間諸幻師或時幻出諸技巧樓閣寶座及天宮
 龍神夜叉非一相了知是幻即非實謂佛示現亦復然
 一切皆由心所生知佛是心非是幻譬如迷走狂癡人
 眼耳鼻舌元具足觀瞻動作及言語在人趣中無有是

醫王調以無上藥其心既正身亦隨六時所用常獲安
 自然歡樂有生意惟大寶藏妙法輪此土他方悉瞻敬
 雖有五千四十八如來所說眾妙經繇其心病未即除
 一時乃有諸壞相大士願力度眾生圓滿布施彈指頃
 心華發明不空過十方佛刹皆現前須知此藏及是心
 悉無工施力用所天輪長旋地軸涌法界空虛元不動
 以不動者觀諸佛還以動處作佛事河沙劫塵徧莊嚴
 盡未來際無有壞

慈相院重月泉題記

案此文似泉銘而不用韻且
 款堅肖明等句義不可曉謹

依原題附存
于記之末

繁漢迺神導自欽礪窾堅肖明祀蠱弗治易斃而石泉
用蠲潔施及壇宇既液既漫盈飲以滌澤澌其永休工
識勤敬諗來裔

題名

金華洞題名

淳熙改元七月既望陳巖肖子象陳良祐天與黃揆子
餘趙師龍德言韓元吉無咎觀稼秋郊自智者山來謁
雙龍洞篝火蒲伏徧閱乳石之狀寒氣襲人酌酒竹陰

支筇至中洞飲泉乃歸

凌風亭題字

予昨以紹興戊寅歲來宰建安逮茲假守今年上元後
一日始得攜家登凌風亭作此以示知縣趙偉文蓋恍
然遼鶴之遊也淳熙丙申潁川韓元吉題

建安縣治之凌風亭待制尚書韓公尹邑舊創也去
思之政猶甘棠然汝或承乏之初葺治未幾而公鎮
是邦不忘疇昔迺以暇日特枉旌騎臨賁斯亭置酒
賜詩前所未有顧汝或何者得此榮遇敬摹諸石以

侈公休是歲仲春宣教郎知建安縣趙汝或題案此題原

本附于韓元吉題字之後今仍其舊

題跋

跋文潞公諸賢墨迹

黃廷老家所藏元祐三跋尾其二則魯公祭常山父子文李大夫帖郭僕射書嘗見石刻矣其一則藏真書蓋未見也觀穎叔所識謂魯公得張長史筆法者豈此耶劔去而遺櫺具鐘亡而寶追蠡顏素帖雖不存文忠烈而下名公之墨得一已可珍矣

跋趙郡王墨迹

少師安化郡王以宗藩之英及見中原太平之盛艱難渡江享有富貴而手書此文推原道德仁義詆譏前代欲使人君用為龜鏡是以知其所感者深所蘊者厚矣乾道丁亥歲二月甲戌潁川韓某書

跋曾吉甫帖後

永豐周日章日新兄弟少力于學嘗以詩謁曾吉甫于茶山此其報字也公之去茶山踰二十年矣周氏兄弟華髮蕭然猶連蹇場屋也覽之歎息淳熙十二年二月

南清月乙種
卷三
十日南澗翁韓某題

跋李和文帖

國朝文雅至章聖時乃盛楊劉二公制作彬彬爲天下表儀而和文公以勲閥尙帝女筆力韻頑號相師友此帖蓋與中山論禪可慨見也晚嘗援韋嗣立故事祈衲祿以老山林其胸次所蘊視富貴真何物耶乾道八年十二月五日穎川韓某盥手以觀

跋鄧聖求除拜帖

鄧安惠公制冊深厚宏雅自成一家東坡先生相與酬

唱嘗並直玉堂矣逮其拜轄乃假手賀之豈應用之文特禮不可廢者或欲試其門人筆語能道已意否耶乾道壬辰五月己丑穎川韓某記

跋仁風堂

晉袁宏爲東陽郡謝安以扇贈之宏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蓋前賢美談也郡有燕寢因以仁風榜焉庶修東陽故事且俾里俗共興于仁云淳熙元年四月丁卯穎川韓某題

跋范元卿所藏歐陽公帖

文忠公手墨世固多有之二帖蓋與原甫君謨皆平日
至厚周緻委曲情如家人足以見前輩交友之誼爲可
寶也稱謝原甫戒其用快而頗譏其豪飲不可當勸君
謨以瘡愈當治內猶寇賊後修武備所以禦後來之患
而自謂各有少病其爲藥石之言互相啓發又可寶也
淳熙二年八月壬午潁川韓某敬觀

跋司馬公倚几銘

溫文正公倚几銘今傳家集所未見者銘文甚簡而注
義特詳其告君之善惟恐不盡也勾注塗改甚多而無

一字行草其敬謹之至未嘗斯須忘可不法哉淳熙三
年十一月庚午潁川韓某觀

跋荆公書彌勒偈

阿逸多偈懺悔法也蔡元度自謂荆公好書此不知幾
本豈平時行事于心有所不安亦如暮年捨居爲蘭若
者耶不然是蓋學佛之末耳

跋山谷醉帖

山谷草聖數紙醉帖尤奇乃知用筆在有真意也

跋蔡君謨帖

高伯祖丞相獻肅公帥成都時蔡忠惠公任寄省所寄書也語簡而意親無復世俗不情之態前輩尺牘多類此可敬而法哉公以壬子正月庚子生不知距蔡公爲幾日書尾致吳茶益見嗜好之不忘也淳熙六年刻石婺女郡齋七月壬戌潁川韓某記

跋東坡帖六紙

東坡前四帖以倅杭及黃岡時書也後帖言屢乞解職則在朝矣淳熙七年十二月丙午韓某觀

題陳李陵所藏東坡墨迹後

醉翁夢中所作絕句好事者謂其非夢也語妙而意不屬爾然思致高遠殆欲仙去東坡在杭劉景文數從公遊湖上其戲景文絕句爲西湖而作也一筆書二詩意必有在後人徒賞其字畫耳

跋蘇公父子墨迹

右文安黃門二帖所言皆私家細事至煩碎而靡密無足深論學士大夫相與存而傳之者豈不以其人哉夫不能以古人自任千載自期而欲恃區區之文墨以爲不朽者可以慨然于此矣

跋辛企李得孫詩

辛公以直道勁節意忤時相閑廢退藏者十有餘年旣得一絲賦詩自慰優游平淡氣恬而意新有德之言也然晚預大政名德昭垂以享高壽今其孫頎然出而世其家矣天之祐善顧可量耶

跋沈寺丞墓誌

國朝設科進士前輩謂惟慶歷二年得人最盛蓋王岐公居第二先獻肅公居第三王文公第四而呂正獻公先莊敏公蘇魏公皆在榜中相踵至相位祖宗至今未

有也此外猶多賢士大夫寺丞沈公信其一矣沈公素以行藝表其鄉年未艾輒請老時獻肅判吏銓岐公在西掖故制詞甚美究觀誌文所載位不旣其材德而著見若此其餘慶將有待而發耶

跋李正之祖墳約束後

正之欲葬其親久未獲兆至閉戶不肯出曰吾母之未有藏也其忍徇世俗之禮日夜禱而泣焉旣襄事矣述其得地之由因爲條目以令子孫纖悉備盡可爲士大夫家龜鏡也顧平時熟于陰陽地里之書雖日盆集經

營殆踰年蓋莫當其意一旦得大洋之卜于上饒而西
安視舊又予之以烏巨之穴面勢流泉悉應于法固已
甚異而兩源之山始屬數家犬牙交互若未易謀皆惠
然樂從掉首弗受其直故正之得以竝用俾其室人亦
有歸焉此實純孝之感而神明之所陰相然陳族又以
千夫力助其勞則諸陳與楊徐好義之風茲可以興薄
俗哉

書師說後

二程先生講論答問之言門弟子記之舊曰師說厥後

見于世其號河南雅言而分大小程子者程氏諸孫所
修也其號伊川雜說自通言明大本而下名以爲十三
篇者明明仲兄弟所輯也雅言則潤色以文間遺其意
復以章奏書記交實其中楊謝諸公之語綴于後而雜
說者亦廣記而未擇下此悉號語錄未知其誰定尤混
亂不可攷明道先生蚤沒伊川先生復坐黨籍之謫逮
還伊闕聞諸故老蔡京至遣人伺察之俾無敢著書則
當時私淑其徒所記亦略矣靖康初公道始開楊龜山
首闢王氏建炎龍興先生門弟子相繼有聞易春秋語

孟之學始行于天下而趙丞相嘗官于洛素知推敬其書一時士君子靡然嚮之及秦益公當國諸賢零落殆盡秦亦舊從洛學者也晚乃謂人爲其所惑蓋三十年且詆其說爲提先手由是雖進士之文亦不復追之矣夫聖學之有本與儒術之有傳授曾何計于時好然天下之士惑于異端者深溺于文辭者衆不議而非之亦指而笑之予家有師說其編各有名氏或者相勸傳之以謂非且笑者顧何足恤使傳而習焉雖數十百年千萬而得一人亦斯文之幸也用釐爲十卷刊置江東漕

齋間有異同不敢悉去而首以尹和靖之編者得所先也二先生之說不復異錄者不能盡知也頃和靖爲張子韶言伊川暮年爲易傳未肯出也其學于是乎在後生宜盡心焉因併以記乾道三年後七月潁川韓某書

書朔行日記後

嗚呼靖康之禍吾及之也尙忍趨庭而見于敵哉然吾嘗念之中原陷沒滋久人情向背未可測也傳聞之事類多失實朝廷遣偵伺之人捐費千金僅得一二異時使者率畏風埃避嫌疑緊閉車內一語不敢接豈古之

所謂覘國者哉故自渡淮凡所以覘敵者日夜不敢忘
雖駐車乞漿下馬盥手遇小兒婦女率以言挑之又使
親故之從行者反覆私焉往往遂得其情然後知中原
之人怨敵者故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舉也歸因爲聖
主言敵之強盛幾五十年矣臣有知其不能久者特以
人心不附而已是將何時可附願思所以圖之合謀定
算養威蓄力以俟可乘之釁不必規小利以觸其幾也
上深以爲然蓋不敢廣也淳熙改元出守婺女夏曝書
見朔行日記因書其後以明吾志之非苟然耳無咎記

書許昌唱和集後

葉公爲許昌時先大父貳府事相得歡甚大父以紹聖
改元登第對策廷中有宜慮未形之禍之言由是連蹇
不得用建中靖國初幾用復已凡四爲郡倅秩滿輒丐
宮祠遂自許昌得請洞霄以就休致平生喜賦詩一時
士大夫之所推重故晁景迂公以謂遠則似謝康樂近
則似韋蘇州也中更亂離家藏無復有者紹興甲子歲
某見葉公于福唐首問詩集在亡抵掌慨嘆且曰昔與
許昌諸公唱酬甚多許人類以成編他日當授子其後

見公石林得之以歸又三十餘年矣今年某叨守建安
蘇峴叔子爲市舶使者會于郡齋相與道鄉閭人物之
偉因出此集披玩始議刻之蓋叔子父祖諸詩亦多在
也箕穎隔絕故家淪落殆盡典型未遠其交好之美文
采風流之盛猶可概見于茲云淳熙二年九月具位韓
某謹書

跋和靖先生手筆後

某所見和靖先生書此凡三本矣一傳于九江一邢正
夫家而此爲最後蓋又二年以贈呂景實者今藏于潘

叔度以校前二本皆有改削前輩謹于言若此哉欲言
之無擇難矣叔度好學宜知者也某旣假而移諸石因
志其後而歸之

書尹和靖所書東銘後

和靖先生手書東銘修水黃子餘所藏寓九江時筆也
先生少喜字書嘗因書碑同舍聚觀伊川笑謂之曰是
固無害第將爲人役也自是不復書然暮年筆力猶健
如此其教學者必先讀東銘然後看西銘謂從寡過而
入爾子餘其知之也展玩太息淳熙改元六月戊寅書

書和靖先生手書石刻後

紹興初和靖先生自蜀出至九江書此以示夏夔間亦錄贈門人今所見凡數本也其意深哉當是時士大夫頗以伊川語錄資誦說言事者直以狂怪淫鄙詆之蓋難力辯也先生既長道山館中俊彥多從先生問學且求伊川語錄先生謝曰某無錄也撥同門所記僅數十端示之昨載于師說之首張公子韶亦以為請先生曰伊川之學在易傳不必他求也其後先生歸寓會稽學者猶以不看語錄為疑先生曰諸君知乎易傳所自作也語錄

他人作也人之意他人能道者幾何哉又嘗曰伊川先生頃亦為中庸解疾革命焚于前門人問焉伊川曰某有易傳在足矣何以多為此非先生不知也某假守婺女見此紙于潘景憲家蓋呂堅中所得者因摹之石以遺後學追思拜先生于道山時遂四十一寒暑矣撫卷慨然淳熙六年六月庚戌門人潁川韓元吉記

書尹和靖論語後

和靖先生論語解詞極簡嚴將俾學者深味其旨而有所自得也乾道庚寅歲某憂居上饒過先生門人王德

修問此書亡恙且曰子異時官守不刊行之耶某于是愧其言會明年復將官中都度未可輯也乃以舊年兄弟手所抄本往累故人趙德莊于建安庶可成焉昔和靖嘗云少從伊川先生學易時伊川出易傳七十餘家和靖茫然未知所從伊川曰日觀一爻可也繼有所質問伊川色莊而氣嚴未嘗語也或曰未也姑求之已而意有所會伊川始忻然爲之剖析諸傳而伸以己說蓋終身不忘也故其誨人亦欲如此此書所以簡嚴者歟

題鄭侍郎所得欽宗御書後

靖康改元敵騎薄京師朝廷備守布河灌之兵于城下宰執與二三侍從議遣使軍前皆未肯往鄭公時爲駕部獨入都堂問狀遂假以工部侍郎少宰張邦昌脫所衣紫袍兵部尚書路允迪解腰下金帶併鞍勒狨坐偕公登時啓行公平日慷慨有志氣談笑無所憚中使押至安上門繼而下敵帥知公至亦遣吳孝迪等來夜會于河灌帳中且曰皇子郎君趙州見新天子卽位赦以手加額曰今無所爭矣而議割河朔犒軍金帛二事公與其使還至都亭驛則已四鼓欽宗皇帝御批若此公

有記錄甚詳嗚呼事變倉猝噓臍何追尙忍言哉淳熙十一年正月十日具位韓某敬書

題鄭侍郎所得太上皇帝御書後

鄭公再以珠玉使金營時太上皇帝既至軍前矣而金人方因姚平仲劫寨事送公于都統寨將害之也太上皇帝爲之泣下蓋君臣同患難故公在侍從獨示以三書謂之熟敵情僞可料之爾公雖不至柄用優游林下年幾九十其福壽之蘊敵人何所容其刃耶淳熙十一年正月十日具位韓某恭覽御筆敬題其後

書眞清堂詩後

唐陸景倩任扶溝丞按察使覈其治狀曰某強清某詐清景倩眞清也予頃爲建安宰作丞廨一堂因以眞清命之賦詩其上二十有五年矣而久廢不治宗室善采深甫今丞建安乃以邑儀例給而不欲私者積而葺之幾一歲棟宇復新益植雙槐二桐于南墻之下整其西偏以舍客爲庖廚闢小亭以待試茗亦足以見其貳令之暇有餘適也深甫以近族命官嘗同僚于東陽力學績文遂以決科有志于事業而不肯沾激取譽可謂不

百淵甲乙類 卷二
頁此名哉而摹予舊詩爲寄覽之慨然因書其後

讀管子

管子之書戰國游士之述也孟子曰齊桓公之于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則仲之與桓公平日謀國議政者其亦詳矣然舉而著之書者則齊國之士也當是時齊有稷下之學蓋亦是堯舜非桀紂談道德而言仁義雖仲之作內政以寓軍令在于強兵富國而霸齊今其書則尙權術務籠絡要以愚其民而用其力駁雜爲甚已有戰國之風不知仲之說果若是乎故吾意其

爲游士之述也莊周之言曰道術爲天下裂蓋六經未經聖人之手則士之談道者不能醇且正漢興賈誼晁錯之流莫不推尊管氏之書使是書而得盡用則亦無惑乎申韓之刑名商鞅李斯之慘刻豈復先王愛民養人之政哉嗚呼孔子之後猶有孟子其言王政皆本于仁義粹然一出于正後世推之以爲孔孟非虛語也孟子之論管仲止于以其君霸而未嘗議其治齊之政夫是以疑之淳熙丙午八月南澗翁書

南澗甲乙稿卷十六



